

◇似水流年

小时候,我和父母住在教师新村,新村孤零零地建在城郊,四周是成片的稻田和水塘,还有一条杂草丛生的小河。我们住的那栋楼离河最近,当初买房时,父母选了底楼,为的是上下楼方便,不曾想这也是蚊虫最容易飞到的高度。随着盛夏的来临,蚊子以不可控制的速度铺散开来,每天放学回家推开门,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门廊墙上密密麻麻的黑点。

我的床上支起了天蓝色的蚊帐,每次半夜开灯,我都能清晰地看见蚊帐外蹲着一群虎视眈眈的小黑点。

◇尘世写真

朋友所处的工作岗位任务重、压力大。一年四季,他一直在忙。于是他困惑了:这样一直忙碌,没有闲暇,有意义吗?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?他希望自己做有闲暇的工作,过有闲暇的生活,可以有时间去看电影、观画展、旅行,恢复他少年时代的爱好——打篮球。

在微信里,我和朋友聊了聊我对闲暇的理解。

闲暇不是生活中可有可无的点缀和花边,而是一种重要的人生意义,是幸福生活必有的成分。闲暇不是简单的休息和消遣,而是身心放松和和谐的自洽、自由、自在境界。

父亲买了电蚊拍,一有空就搬了凳子靠在墙边,站上去后,小心翼翼地把电蚊拍靠近蚊子。蚊子刚想起飞,就自己撞到拍子上了,随着一道短暂的蓝色火花和一声噼啪响,蚊子瞬间没了动静。父亲拿出一张准备好的白纸,轻轻一抖拍子,再把纸对折一按,蚊子就在纸上留下了标本一样的印记。经过一整天奋战,白纸上密密麻麻布满了“标本”,有时甚至需要两三张白纸。我数了下“标本”数量,真是吓了一跳:最高纪录,可以达到一天上百只!

我们在这里住了七年,与蚊子也战斗了整整七年。之后

百蚊大战

父母把房子卖了,买了市中心带阁楼的新房。搬家后的第一个夏天,父亲舒了一口气:“终于不用整天逮蚊子了。”

时光飞逝,转眼竟已过去二十多年。这个夏天,父亲带我拜访了仍住在教师新村的老同事金老师。金老师家也在底楼,刚进门,我便发出感慨:“这附近变化实在太大了,要不是爸带我来,我完全找不到路了。”记忆中的稻田、水塘和小路都彻底消失了,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崭新的商品房,还有几座吃喝一应俱全的商业中心。金老师说,市中医院也建在了附近,只需步行十分

闲暇

闲字中有个木,暇字中有个日,闲暇二字弥散着自然气息,可见闲暇与自然之境相通,令人向往。有钱有闲,人生佳境。闲暇是一种空间,这个空间,需要物质支撑。

我们忙碌,很大程度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,为了获取更多的物质资源和闲暇时光。我们没有闲暇,大约是因为我们没有挣到闲暇。可能是因为我们还不够努力,或者是因为我们还不够强大;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选择闲暇的条件,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选择闲暇的勇气。比如,我们的生活境况不好,生存压力大,

家庭责任重,不得不为生存而拼,无缘佛系人生;比如,我们没有勇气像陶渊明那样,不把那五斗米放在眼里,弃职而去,选择自由的生活,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。

朋友所在的团队里,每一位员工都是草根,都是那种雨中没伞的孩子。没有人给他们的生活做铺垫,没有人给他们遮风挡雨。他们都要靠自己的努力为自己、为家庭挣得生活资源。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,可望而不可即。顺着这个话题说下去,会发现,能否过上闲暇的生活,不光与工作岗位有关,与个人能力和

[苏州]陆沁文

钟,她经常去配调理身体的中药喝,可方便了。

聊起在教师新村的往事,金老师也感慨万千:“说起咱家门口这条河,当时真是蚊虫的摇篮。后来河道整修了,河前面也铺上了草坪和栈道,河边散步才成为可能。”听了这句话,我才猛然发现,在金老师家呆了一下午,竟没有一只蚊子从眼前飞过。

那种每日与上百只蚊子作战的日子,如今的孩子听来大概像天方夜谭。但换个思路,我也挺幸运的,那些与蚊子斗智斗勇的闹腾夏夜,可都是我独一无二的童年记忆。

[河南]王连明

生活态度有关,可能还与自己的命运有关。当我们的命运里没有先天设定的闲暇程序时,我们不能怨天尤人,唯有努力自强,创建理想的人生。

闲自忙中得。先忙碌着种树,然后在树下悠闲地乘凉。这是我对普通人生活中忙碌和闲暇的理解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fxing@163.com

◇生活空间

忽然回到故乡

[宝鸡]袁成

这个夏天回了一趟老家。没有提前计划,只是忽然想回去看看。

车停在村口,正是傍晚。太阳已经偏西了,光线斜斜地铺在屋顶上。

沿着田埂走了一段,稻子刚抽穗,绿油油的,风一吹,整片田都在动,像一块被缓缓翻动的布。

老屋很久没人住了。推开院门,草已经长高了,淹没了以前走的路。丝瓜藤还爬在墙角,干枯的,没有结果。外婆坐过的那把藤椅还在窗下,坐垫发白了,边角磨起了毛。墙上挂着一只旧相框,里面有一张我小时候的照片,站在院子里,晒得黑黑的,咧着嘴笑。我站在老屋中间,觉得像是在翻一本很久没读的书。书页泛黄了,字有些模糊了,但翻到那一页的时候,还是能认出那个夏天。风从门外吹进来,带着院里的草叶气息,和我那些年在夜里闻到的一模一样。

傍晚的时候,隔壁的阿婆端了一碗凉茶过来给我喝。她认得我,叫了一声我的小名。她已经很老了,背弯了,走路很慢。她坐在门槛上,断断续续说起一些旧事。谁家的老人不在了,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,说我小时候有一次在河里玩水差点被冲走,被谁捞了上来。听她说起,所有的记忆碎片又慢慢拼了起来。她站起来,把空碗收了回去,说:“回来就好。”三个字,轻得像风吹过田埂,却比一路的风景更让我觉得,这趟路没有白走。

忽然归来,不为了什么,就为再坐到这把藤椅上,吹一吹从田野那边过来的风。故乡还在,我就还有地方可以回去。

关爱老年人

用我们的爱
为他们的生活添彩